



银杏往事

◎雪彦

去做核酸的路上,邂逅一片银杏林。金色的落叶,碧绿的草地,如一幅绝美的油画。

不胜欢喜,与迪墨飞奔入林。初冬的草地依然生机盎然,迪墨在草地上快乐打滚,我弯腰捡拾落叶心生欢愉。此时此刻,忘了疫情,忘了俗世的纷纷扰扰。毛衣的口袋里装满了银杏叶,手心里也捧着一把银杏叶,如孩子们雀跃。

回家,喝咖啡,读汪曾祺先生的书,拿起一片银杏夹在书里。银杏成了最雅的书签。

把银杏叶子聚在手心,叶柄用细绳扎紧,插在古色古香的粗陶花瓶里,摆在书柜上。于是,家里有了初冬最美的花。

打开床头抽屉,拿出一个本子。蓝印花布的封面,复古的淡黄色纸张,纯色的,无任何格子和条纹,里面夹着几片银杏叶。

一枚是淡黄色的,如一把旧年的折扇,写满了陈年往事。

这枚银杏来自江南。

亦是初冬的午后。江南古镇,层林尽染。镇头有两棵千年的银杏树,一棵在河东,一棵在河西。两树隔河相望了千年却不能相拥。秋风吹过,落叶如蝶舞,在阳光下如诗如画。

小镇的时光静谧而悠远。我们站在树下仰望树冠,慨叹着人不如树,无法千年相依。我们低头捡拾银杏叶,小声聊着落叶的故事,想象着每一片落叶都有一个故事。我们闭上眼虔诚祈祷,因为你说千年古树是有灵性的,会满足我们的愿望。

漫天的云霞,红色的夕阳,香糯的梅花糕,晃荡的秋千,还有我们孩子般的笑声……那个午后,是记忆里最灿烂的时光,温暖着俗世的苍凉。

往事如烟,三年的时光悠然而过,那些年,我们走遍了江南古镇、古村,那一枚枚银杏,记载着那些诗意悦然的从前。

黄色的叶面上,有一圈红色的花边,宛如女子的丝巾。

这枚银杏来自北京。

北京的秋天已有凛然的寒意。我们穿着大衣坐地铁。那个站台特别挤,每个车门开启处,有一个腰圆膀阔的大妈负责塞人。高大的小伙子们是先拉车里的杠子,再把身子挤进去的。娇小的姑娘们只能由大妈们像送货一样塞进人群。

我站在那里由衷害怕,等了几辆还是鼓起勇气挤了进去。下车后发觉头发上的蝴蝶发夹已经不见。

去的地方是文气氤氲的大院,满园的银杏,飘飘洒洒,恍如梦境。于是,站在树下等风来,等着银杏如蝴蝶飘落发间——那是最美的发夹。

捡落叶,细心夹在书里,笑着和你说,要好好珍藏,这落叶带着文气呢!

我用一只手举着一把银杏,拍照。看得见手上的阳光,叶子上的温暖。

眼帘濡湿,往事纷至沓来。

三年疫情,从不适应到淡然处之,以为眼里星河陨落,心中千山万水亦如烟散去。遇见银杏,忆起往事,才知骨子里的诗意从未曾远走,眼里的星光依然璀璨。

岁月沧桑,世事无常。我们都要好好活着。因为,那是我在千年银杏前许下的愿望。



天地无言

◎周杰祥

故人

◎邢晔

你说衣不如旧,待春秋洗过几度
穿着更加舒服。而人不如新
那些故人早已失联,你不会想起
曾有一些熟悉的笑脸、歌哭与誓言

你不再想起他们,除非一场隔了
半生的聚会,一次转瞬即逝的纪念
就像不再想起青春,无数的憧憬

无数的激情,无数的骄傲,和改变

你终会想起他们,暗祝人间安稳
不必再见。你终会想起他们
灾难与痛苦不会绕过知足的人
总有一缕微风,传来遥远的哭声

曾经的天空,消逝在白云之外
一阵风经过旧年的树,不再相问



南通绿色建筑的功臣单锦春

◎施亚

多年前,我是报社一名记者,职业使然,曾多次采写过南通一位绿色建筑科技工作者,他叫单锦春,今年快90高龄了。单老退休前后40多年,一直从事节能建筑技术的研发推广工作。

我国倡导建筑节能,在20世纪90年代,就引进并推广了国外的一项外保温建筑节能技术。该技术如同给建筑套上一件棉外套,冬暖夏凉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其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却不过关,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火。即使采用A级材料,虽能避免火灾,但仍存在保温层脱落的后顾之忧。再说有些A级材料是高能耗的自然资源,且对人体有害。这些年来,媒体屡屡报道高楼发生保温层脱落和火灾——如今年9月16日《长沙电信大厦火灾再敲警钟》,包括此前报道的上海“11·5”“北京·央视”“南京四环国际”“沈阳第一高”等高层节能建筑屡屡发生的保温层脱落和火灾,几乎都与该技术的先天不足有关。

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国务院和江苏省建委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南通市的市情,为推广节能建筑,单老考察了省内正在进行的外保温墙体技术试点工程,感到这种外保温墙体技术,在节能、节地、利废方面,不仅不符合国务院倡导的墙改精神,还存在着耐久性差、不能与建筑物同寿命,尤其是存在着保温层脱落和火灾的后顾之忧。为此,单老和他的团队另辟蹊径,利用就地的粉煤灰、江河和城市淤泥等“固废”再生资源,自主研发和生产了具有良好热工、防火性能、无毒、无污染、无害的新型墙材及其构成的“SJN自保温墙体技术”。该技术虽含有易燃高效保温材料的复合保温板,但因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在运输、堆放、施工和以后的使用、维修过程中,即使因一时管控疏漏而遭遇密集电火花或在900摄氏度高温烘烤下,也不会酿成火灾。2015年,经江苏省住建厅组织省内专家的鉴定意见认为,该技术达到国内夏热冬冷地区领先水平。

经公安部所属上海防火检测中心耐火极限的对比检测,“SJN技术”以薄胜厚的防火热层虽然只有40mm厚,其耐火极限为1.25小时,而现行规范50mm厚耐火极限为0.97小时。正是由于它有着良

好的防火性,中国建科院权威专家季广其研究员作出高度评价:“这一技术攻克了长期困扰保温系统的消防难题,将建筑科学、材料科学、消防科学和环保科学四大科学有机结合起来”“出乎意料地好”“具有足够的防火安全性能”。季广其是在南通检测“SJN技术”的防火性能时讲这番话的。他讲这话时,我和同事就在现场采访他。

攻克“SJN技术”过程中,单老耗尽后半生,先后获得了14项专利技术,其中发明专利5项。与“SJN技术”相关的11项科研课题均经江苏省住建厅组织的包括两位工程院院士在内的省内外专家鉴定通过。其中,处于世界先进水平1项、国内领先水平8项、国内先进水平2项。他的发明专利,使得南通电厂的煤粉、遍布大街小巷的白色泡沫、沟河里的淤泥化废为宝,成了建筑保温材料的香饽饽。他甚至联系市区环卫站,发动大家回收煤饼渣用于建筑保温材料,因此他成了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第一人。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他为南通成为江苏省建筑节能先进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0多年来,我市利用“SJN技术”技术推广了近3000万平方米改善建筑和节能建筑,没有发生一起保温层脱落和火灾事故。该技术系创新技术,形式上虽不尽符合“本本”要求,但在实质上,不仅符合且超过了“本本”核心功能的要求,最让我感动是,单老作为南通市建设新技术开发推广中心负责人,把“SJN技术”原汁原味地推向市场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几年前他就对社会郑重作出承诺:通过合同,凡按我中心提供的“企标”和技术措施实施的工程,在有效施工和使用期间内,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如发生保温层脱落或火灾或大面积外墙渗漏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我中心负责。如对该技术有疑虑,可在设计或施工前重新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检测试验或论证、鉴定。若结论与上述承诺内容相悖,其费用均由我中心负责。为此承诺,单老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做为资金保证。

最近单老信心满满地对我说,“SJN技术”还要在应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经受新的考验——我和我的团队这几年正在运用“SJN技术”备战75%节能建筑工程的试验,届时敬请你们到现场来检验。

